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二三回 東京城賀太平誅倭 青州府畢應元薦賢

話說徐槐接到張嵇仲書信，靜候天兵，眼睜睜望了幾個月，只不見天兵到來。徐槐正在疑惑，忽一日接閱京報，方知睦州方臘造反，賊勢浩大，童貫奏請將征剿梁山之師，改征方臘，奏稿覬切詳明，申言梁山現有勇乾大員進剿，不日可除，似可無庸專伐。其奏詞內有云：「陳希真才冠三軍，雲天彪威揚全省，劉廣統強兵以壓盜境，徐槐率勁旅以搗賊巢，小丑就擒，指日可待」等語。天子動聽，硃批：「所奏甚是。」即命張叔夜為經略大將軍，統領二萬馬，赴睦州去征剿方臘。張叔夜明知童貫中有詭詐，只因方臘勢力猖獗，征討亦不容緩，今日已奉簡命，不能不去。當日受命謝恩，回府沉思道：「童貫奸賊，默右梁山，其意叵測。我今奉旨遠征，獨留此種奸佞在朝秉政，將來為害不淺，如何是好？」又想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，古人有薦賢自代之法，今山東賀安撫，其人深能辨別賢奸，外貌雖委蛇隨俗，而內卻深藏風力。若使此人在朝，必能調護諸賢，潛銷奸黨，我明日便在官家前，力保此人內用罷了。」次日，叔夜入朝，便請召賀太平內用。天子允許，即日便傳旨加升賀太平為吏部尚書，兼理太尉事務，來京供職，叔夜謝恩。待到天子所命的出師吉日，便率領張伯奮、張仲熊、金成英、楊騰蛟、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，統領天兵，辭朝出征。原來這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於上年秋冬，本年春初，陸續調京內用，四人恰做了四城兵馬司總管。張叔夜見四人才勇超群，此番出征，必須此等上將方可成功，便奏准了天子，調撥四人，一同協征。當時天子御餞叔夜。

叔夜領旨，率諸將天兵進趨睦州。途中伯奮請道：「睦州路遠，軍情事重，防有緊急事務，父親尚須遴選專事往來差官一員為妙。」張公沉吟點頭道：「有了。我記得種經略處有一人，姓康名捷，為種公驅馳多年，甚為得力。我今日不妨備文移調，諒種公必不我卻。」說罷，便繕起一角文書，差人齎到種公處去。這裡一面督兵起程。果然行至中途，康捷奉命而至，一同向睦州進發。討平方臘，這是另一起公案，不涉水滸之事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一件事來，也是國運興隆，合當除奸削倭。這件事卻是釁啟閭幃，功歸廊廟。原來童貫因蔡京引進了梁山路頭，近來因宋江事急相求，又得了宋江的油水不少。童貫實是老奸，一點不露形跡，即如阻張公征討梁山之師，反以攻方臘為詞，又極力贊揚雲陳諸人，外面看來，豈非一片公道，不知從中包藏姦宄，誤國實權，實實罪無可道。當時聖明天子以及在朝諸臣，一時都看他不出。誰知天道昭彰，自古無不破之奸凶，那童貫百般詭秘，卻不知不覺弄出一件事來。

原來童貫自宮貴之後，變童季女，充室盈房，雖不能舉行實事，但意淫目構，倍勝於人。就中有個最鐘愛的小子，名喚珠兒，年紀有七八，生得曲眉豐頰，俊俏異常，又能粗通文墨，作事乖覺，童貫派在內書房管理一切書札。至於上房姬妾雖多，也只有一个極寵愛的，本是童府裡乳娘帶來的女兒，小字阿繡。後來長得口分標緻，性情又極伶俐，童老便消受了，合家便稱為繡姨。童貫在他身上，真是百般優待，千樣溫存。誰知那繡姨因徒受虛聲，都無實惠，未免心內有些不自在處。童貫全然不覺得，只是日日照常過去。那珠兒素常掌管筆墨，遞送書札，有時童貫在繡姨房內時，珠兒便進房內投遞，童貫寵愛他，也不呵斥，也日日照常過去。從此人不知，鬼不覺，那珠兒同繡姨，竟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兩相交易了。起初時把個童老頭兒瞞得實騰騰地，困在鼓裡撒播。日後也漸漸有些刮到他耳朵裡，因想這阿繡終不是真妻室，且裝個假聲，由他們去；忽念無故弄出個當龜的名聲，心中大為不悅，便一心要處治他們。

也叫做天網恢恢，合當有事。往常童貫回府，必先由外通報，內外大小各守職接待。這一日童貫回來，絕無消息，一腳直奔到阿繡房中，只見阿繡斜靠妝台，珠兒在後，為其整理簪珥。童貫驀地一驚，放下那張不好看的面孔來。珠兒見顏色不善，丟開了手，往外一跑。童貫在屏門前見他跑出，便對著珠兒罵兩靴腳踢去，珠兒只顧一溜煙的跑出去了。阿繡也立起身，紅著兩隻俏眼，低聲作泣道：「珠兒害我，他無緣無故走進來。」此時童貫又氣又愛，倒弄得毫無主張，進房坐下道：「你們這般不要好！」阿繡道：「珠兒害我，我不要做人的了。但這回並不曾同他怎的。我今晚死了，還要求你好好的收斂我。」說罷，嗚嗚咽咽的啼哭起來。看官，這番情形，如何騙得過老奸巨猾的童貫？只因童貫口分鐘愛這阿繡，又恐怕這事聲張出去，弄得名聲不好聽，便堆下好面色來道：「你也不用哭，下次不可就是了。」阿繡還要哭個不住，童貫又撫惜了幾句，方才無事。童貫便在阿繡房中同吃了午飯，方才出去，便到書房，只見珠兒也紅著兩眼，見了童貫，只是抖個不住，似乎怕打的模樣。童貫道：「不必裝腔，下次不許進出罷了。」珠兒又陪了許多小心。童貫便吩咐老蒼頭、老僕婦，以上房石環門為界，男婦毋許混行出入，立了章程。那知童貫章程雖立，珠兒進出依然。日復一日，又有些刮到他耳朵裡來，童貫無可如何，也只得大度包容，只求不聲張出去而已。那珠兒和阿繡因為童貫上回一番發作，又立了這樣章程，弄得進進出口口分礙手，真所謂畏首畏尾，身其餘幾。所以兩人當情酣意濃之時，或聞人聲，或聞狗叫，必惕然驚起，苦不可言。兩人時常相對愁歎，也叫無法。

話中單表珠兒每當府中無事之時，常常上街閒行，戲館茶坊，尋些快樂。眾人因他是個相府親隨，儀表又好，誰不想結識他，所以珠兒到處，有人奪會酒鈔，會茶鈔。珠兒少年高興，也喜歡結識些朋友。正是天假奇緣，奸臣數當伏法。那賀太平奉旨升任吏部尚書，將要進京，適值當家管總的一個老僕因病亡故，無人堪任此職。此時蓋天錫已升東昌府知府，與賀太平本來最為投契，聞得賀府少一得力家人，遂薦一個姓高名鑿的。這高鑿是蓋天錫親信的人，為人有才識，有智量，生性朴忠，又最和氣。賀太平一見，便極歡喜，當時收用了，一同進京。原來賀太平生得面皮黃縐，鬚髮蒼白，腰背微偻，舉步安詳，聲音幽靜。童貫輩素來叫他做賀鼻涕，所以此番進京內用，那些奸黨，竟沒有人來畏忌他。那家人高鑿在府中，也不過掌管些家常事務，公忠勤謹而已。

一日，那高鑿出來閒行，忽被那珠兒看見了。珠兒便叫聲：「高二伯伯！」原來珠兒本是山東人，他的老子曾與高鑿同事過的，所以認得。當時高鑿也回叫了一聲，兩人便相邀茶店敘坐，彼此各問了原由。那珠兒本來歡喜拉扯，又見高鑿是父輩朋友，更兼高鑿也是相府僕從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便邀高鑿到酒館裡去。那高鑿本來和氣，又與珠兒多年不見，今日珠兒又邀得親熱，不忍拂他的意，便隨了珠兒回去。當時酒館中兩下談說，倒覺知己。次日，高鑿也回請珠兒。數日後，珠兒又回請高鑿。由是彼此盤桓，往來月餘，便覺得口分親熱起來了。

一比同游承天寺，靜室閒談，不覺談及主人的知遇承承。高鑿便將賀相公如何聽信他，如何委任他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珠兒驀地記起童貫踢打之恥，便道：「老伯福氣好，遇著這樣精忠主人，得展才猷。」高鑿全然不覺，便道：「貴上人身居相位，國家柱石。吾弟協理公務，亦是勤勞王事。」珠兒沉吟半晌，道：「老伯真所謂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」高鑿聽到此際，心中大疑，便問道：「此話何來？」珠兒道：「咳，說他做甚！」高鑿不好逼問下去，遂將此話放在肚裡，那口裡卻說向別處去了。當下閒談一番，高鑿肚中尋思道：「我時常聞得舊主人蓋相公說，童貫那廝是個奸臣，只是訪他不著真憑實據。今日我聽這珠兒口中的話，大有蹊蹺。莫非這奸人，合當天敗？休管他，待我賺他一下。」便對珠兒道：「賢弟今日有沒有公事？」珠兒道：「沒有公事。」高鑿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請到舍間一敘。」珠兒應諾。

當時二人出了寺門，高鑿竟邀珠兒到了自己家中。高鑿道：「今日屈駕來舍，一因貴務閒暇，可便長談；二因家有薄釀，聊申微意。」珠兒稱謝，敘坐。高鑿吩咐家裡治酒。須臾間，裡面搬托出來，主客謙遜就坐。果然好酒，珠兒稱贊不絕，高鑿不住的勸侑。酒後話多，扯東拉西的已說了一大片。高鑿乘勢又提起那主人知遇的話頭，那珠兒口裡終不提及自己主人。高鑿已瞧科到七八分，便道：「貴上人童郡王精忠報國，中外咸仰。吾弟在他手下，真個不枉。」珠兒聽到此際，本不肯說出童貫陰謀，奈因一來酒後，二來年輕，三因高鑿打伙之情，回因童貫阻奸之際，便開言道：「老伯，你兀自道他忠臣哩！我同老伯情分，不比別人，但說何妨。」便將童貫怎樣怎樣私通梁山的話，從頭至尾，細細說了。高鑿故作愕然道：「貴主人有這等舉動？」珠兒道：「梁山書信，常常往來。」高鑿道：「嘎，那書信怎樣寫法的？」珠兒道：「明日拿來與你看看便知。」高鑿道：「倒要瞻目瞻仰。」說到

此處，又另談別項事了。當時兩人暢飲而別。臨別時，珠兒相邀，明日酒樓上回請，高鑒領諾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高鑒果不失信，直到童府來尋珠兒。珠兒甚喜，便一同出去，到一所酒樓上去。酒至數轉，珠兒笑嘻嘻的向懷中取出那封梁山寄與童貫的書信來。原來是珠兒同阿繡商同了，向內室去偷出來的。高鑒一接此信，心中倒驚地詫異起來，暗想道：「這封書來得直如此容易！」便收了那信，立起身來，附著珠兒的耳朵道：「這裡人多，此信不便開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將那信揣在自己的懷裡了。方將坐下，忽賀府中一個親隨氣急敗壞進來，一見高鑒，便道：「高二爺果然在此，老爺有件要事，等你已久，快去，快去！」高鑒一聽，便立起身對珠兒道：「敝主人既有要事，只好改日再會了。」說罷，便同那親隨離了酒樓，一直奔到賀府。見了賀大人，完結了那件事。高鑒便請屏遲左右，將那封書信呈上，並稟說如此如此得來。賀太平聽了，並將那信從頭至尾細看了一遍，又看那信內接到日期，確是童貫親筆標寫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我說童賊大有蹊蹺，原來如此。」便教高鑒退去，吩咐備馬。

原來賀太平作事，凡樣迂徐，惟有涉到舉賢、除奸兩樁事上，便刻不停留。當時懷了這封書信，直達宮前，叩閭請見。時已酉牌，天子正在內宮，黃門官報入，天子急忙召見。賀吏部進前，便將出童貫書信，面奏童貫奸惡誤國。天子聽了賀太平所奏，又見了童貫親筆，不覺大怒道：「怪道這廝時常諫阻征討梁山！」便立刻傳旨，召童貫當面。天子一見童貫，也不說話，只將宋江之信擲與童貫。童貫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俯伏金階，一言不發。天子便命拿交刑部。可憐一個位極人臣的童貫，早上還烜赫朝中，晚間已拘囚獄底了。京中臣民，駭異之聲，不絕於耳。那珠兒方自酒樓回來，聞得童老已吃拿了，喜出望外，便同了阿繡，卷了細軟，見幾而作，騰雲價不知去向。

次早，聖上傳旨，將童貫家私盡行抄沒。第三日，三法司匯奏童貫罪狀，天子便傳旨，將童貫綁赴市曹正法。童貫臨刑之時，方曉得此案係賀太平所奏，浩然歎道：「我素常笑他是個鼻涕，不料今日死於鼻涕之手！」須臾間，一道靈魂往業鏡台去了。士民無不稱快。天子便命賀太平供樞密院使之職。賀太平因高鑒舉事敏捷，得除大奸，甚為歡喜，便重賞了高鑒，從此大為重用。又深服蓋天錫知人之明，便在天子前密保蓋天錫。天子也深知蓋天錫才能可用，山東檢討使缺出，天子便命蓋天錫特升山東檢討使，傳旨山東去訖。按下朝中之事。

且說蓋天錫奉旨升任山東檢討使，端的秉公率事，去佞舉賢，政聲愈著。其時濟南府推官畢應元，就是那年在曹州府做押獄的，固其才能強乾，深得賀太平器重，一力提拔，直做到這個位分。今又值蓋天錫做檢討使，畢應元本是舊屬中之知己，此刻上下相孚，更為莫逆。圖青州知府缺出，蓋天錫特保畢應元升任。真個是人地相宜，才能稱職。

時值初夏，畢應元收拾了行李，稟辭了蓋天錫，由濟南赴青州。當時出了濟南城東門，一路車仗馬匹，平坦道路，到了接龍山，按站歇宿。次日行抵集鳳村，棄岸登舟，由沉菴港一路直抵章丘縣南境夢熊河。時已傍晚，到了站頭，泊舟堤下。畢應元吩咐僕人造飯，自己負手出篷，四邊閒看，只見群舟停泊，一片燈光與水光相映，大小桅牆密麻也似的排列堤下。那堤岸高二三丈，連雲吃峙。畢應元看了一回，走進艙來，吃了夜飯，就在燈下觀書。夜分已深，方將就寢，忽聽得人聲喧嚷，群舟紛紛解纜，分忙亂。畢應元急忙出問甚事，舟子道：「老爺快請艙內安坐，這裡堤岸將倒，小人解纜急避也。」說未了，群舟已紛紛離岸。不多時，只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響亮，那條長堤已坍倒了四餘丈。幸喜各舟迴避得快，未曾打壞一隻，只聽一片聲叫運氣，叫個不絕。

畢應元問舟子道：「這堤岸我方才看他好好的，為何忽地崩壞？你們為何預先曉得？」舟子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這河裡有個豬婆龍作怪。這豬婆龍最喜攻決堤岸，方才小人們聽得堤下水聲異常，便曉得這孽畜作怪也。」應元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倒是一方巨害，理合速行設法驅除。」舟子道：「數日前這裡地方上共想一個釣他的法兒，原要明日舉行，不料今夜他先作怪了。」應元道：「今夜他既如此，想明日一發要捉他了。」舟子道：「正是。」應元道：「這豬婆龍怎樣捉法，我明日且看他們捉了再去。」當夜無話。

次早舟子進來稟道：「老爺要看捉豬婆龍，他們此刻來也，」畢應元甚喜，便叫推開船窗。應元憑窗看時，只見一隻小艇，五六個漁人，載了釣具，到了江心，便將那棍子粗細的一根釣索，鉤了香餌，投下江去。眾人都靜悄無言。不移時，只見數內一人叫道：「有了！」眾人急收繩索，卻叫聲苦，原來這豬婆龍力氣倍常，眾人收索子時，他盡力往後一退，這船上五六個人險些都被他拖下水去。眾人急忙將索子吊在船上，那只船已被豬婆龍拽得飛也似去了，眾人皆驚。只見那船隨了水中的豬婆龍到了一處岸邊，那船汨的往水裡一沉，嚇得眾人面如土色。幸喜那船卻不認真沉下，漸漸在水面浮定了。眾人將船攏岸，大家都上了岸，就岸打了個樁，將索子頭在樁上繫牢了。

畢應元暗想道：「這豬婆龍真個大力。方才這船在水上一沉，分明是他尋著了石骨，忽的鑽入水底去據石骨之故。他在水底一鑽，這船自然在水上一沉了。但他已據了石骨，一時倒難取他，且看他們如何設法。」只見眾人在岸上，略歇了一歇力，便再邀幾個幫手，在岸上一齊拿了索頭，一聲打號，眾力齊舉。只見那條巨索，好像水底下生牢的一般，休想拽動分毫。眾人拽了好歇，力氣已盡。岸上看的人已團箕般立攏來，數內有幾個人不伏氣，便一哄哄起了三多人，再來協力共拉。只見呼喊連天，煙塵陸亂，拉了好半歇，那根索子動也不動。那三多人一半還拉住索子，一半已丟了手，喘呼呼地看著水裡，束手無計。

畢應元在船裡，也看得呆了，替他們想不出法兒。那對岸看的人，也如圍牆般立著，正想渡過河來幫他們。忽見這岸人叢中有一個老翁，鬚髮蒼白，精神矍鑠，臂長腰挺，面赤耳長，挨近岸旁，揚聲道：「你們做甚？」連問數聲，一個壯漢道：「你問他做甚！我們拉龍，你可來幫幫麼？」那老人冷笑道：「什麼叫做拉龍？只怕你們這樣拉式，就拉蛆也拉不起來！」內中有幾個不服道：「你這老兒不懂人事！我們多少人拉不動，你有多大本領，來說風涼話！」那老人道：「嘎，原來如此，我倒不信了。」那群壯漢呼的將繩索遞與老人道：「你不信，便是你拉。」畢應元在船內暗點頭道：「這人倒有些古怪。」只見那老人不慌不忙，接繩在手，卻並不拽動，反將岸上一大捆繩索放入江內。約有半時之久，旁人冷言微笑半多不解，忽聽得水中轟然一聲，眾人都吃了一驚。只見那老人迅手拽起絕大一件東西提到岸上，兩岸齊聲喝采。眾人急忙上前，亂鉤亂搭，竟是一個大大的豬婆龍。只見那豬婆龍左爪已斷。原來豬婆龍的前兩爪，深據沙中，最為有力，所以任憑牽扯，只是不動。待老人將繩索放鬆片時，他卻拔鬆了一爪，去挖上顎的釣鉤，吃老人猛然一拽，應手上來。但一爪據沙，力已非常，若非老人大力，亦斷不能拔斷其左臂也。

畢應元見了，大為驚異，忙令親隨上岸，請那老人登舟相見。那老人笑道：「致謝相公，老夫現有要事，容日再當稟見罷。」畢應元在舟中又打發第二次人上岸道：「請老先生少留，容主人登岸親見。」應元一面便出舟登岸。那老人見其至誠，便隨著應元同到舟中。應元遜坐道：「適見老先生神力異常，不勝欽佩，敢問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，高壽何年，願領大教。」老人深深長揖答道：「老夫姓龐，名毅，小字致果。祖貫泰安人氏，現在暫居此地章丘縣界。虛度七十三春。自幼不成一藝。」應元恭敬道：「先生武技絕倫，詞論高雅，必有一番著績，敢問幼壯年間，曾有若何功業。」龐毅道：「長官謬贊了。老夫乃漢臣士元之裔，業儒數世。老夫幼年，也曾攻讀詩書，暇時習練些武藝。記得那年嵇仲張公做甘肅蘭州錄事參軍時，老夫正做蘭州提轄。那時年富力強，正值張公平定西羌，老夫備員行列，效得微勞，固遷團練，升授防禦。後張公內用，老夫仍在蘭州，只以性情剛戾，與上司不相投合，以致沉滯多年。後聞張公為蔡京所害，貶謫西安，老夫聞信之下，憤惋不食者數日。又因自身現在地位，亦毫無功業可建，便辭退原職，告體回家了。回家之後，無所事事，少年狂態未除，聊以入山彩獵為戲。當世英雄中，老夫素所稱許者，乃是蒲州大刀關勝，竊以為此人忠勇缺倫。續聞那廝竟降於賊，詫異不絕者累月。因歎世上人心難測如此，遂不敢出而問世了。家居多年，倒也躁釋矜平。那年雲將軍攻討清真山，老夫在泰安，正是咫尺之地，頗有人勸老夫投軍。老夫困想，年紀老邁，還有何用，況且云將軍手下謀士如雨，勇將如雲，也不少我龐毅一人，因此俄延不出。今日閒遊過此，偶見孽龍害人，未免又使少年豪興。適被長官見之，竊恐為長官所笑。」應元道：「先生說那裡話來，眼見得文武高才，老當益壯，定是笑傲當世，不屑屑於榮祿者。如不見棄，

願訂金蘭。」龐毅道：「承長官過愛，只是老夫癡長，未免妄僭了。」當時在舟中便焚香證盟，訂為異姓昆仲。畢應元便吩咐舟中治筵席。龐毅道：「既承仁弟不棄，一見如故，可以無須如此客套。舍下離此不遠，願請行旌小住一日，未知可否。」應元欣然應諾。

龐毅家在章丘縣東境，應元此去正是順路，遂命舟解纜前行。只聽得岸上那班人還在那裡哄哄的講說豬婆龍的利害，老頭兒的本領。畢龐二人自在舟中暢談。不多時，同到了龐氏草廬，龐毅清畢應元登岸，只見三間矮屋，斜臨江口。龐毅指著對應元道：「這就是愚兄舍下也。」相邀一同進去，裡面院子極其空闊，廊下排列些弓矢刀槍，又把棍鏢。只見面前三間平屋，左首窗前倚著一把厚背薄刃截頭大斫刀。畢應元近前看時，約重六□餘斤。應元道：「想是老兄軍器也。」龐毅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當時遜應元進內坐地。只見有□餘人供奉驅策，內外肅清。少頃，擺上酒肴，龐毅遜了坐。應元見他珍羞百味，不同於人，異樣品類，異樣烹飪。應元一一問了，龐毅一一答道：這是豹肝，這是虎腦，這是狼臂，這是豺髓。諸如此類，真是嘗所未嘗，應元極口稱許。龐毅道：「山肴野味，不足供君子之餐。今仁弟既是通家，勿嫌褻瀆。」應元謙謝。

席間應元問起：「老兄貴貫泰安，何年遷居此地？」龐毅道：「說起來，倒也一大段緣由。愚兄自蘭州退歸之後，泰安境下伏處多年，舍間就在秦封山內。這山外面峻險異常，入內蹊徑灣雜，所以那年三山鬧青州時，各處村坊均被擾害，獨有此山安然無事。後來梁山巨賊每犯青州，必經秦封，卻因地勢險阻，從未敢來。愚兄生性懷安，也因循不遷。上年忽聞泰安來了一位姓寇的總管，懦弱凡庸。愚兄看到此際，深恐不好，便挈眷避居在此。誰知遷避不上半年，泰安已陷，愚兄真深慚天幸也。」應元佩服其先見，便動問秦封山形勢。龐毅道：「此是愚兄朝夕進出之所，豈有不知。」便將山前、山後、山左、山右的形勢細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那時愚兄因賊兵新到，情形未必熟悉，愚兄原想募集鄉勇，殺退強賊，恢復此山。但因經費煩多，難以招募。即使募得幾名，不加訓練，亦未必可用，為此觀望中止。況且云將軍現在節制青萊，雄兵□萬，韜略如神，料想泰安不久亦當恢復，正不必草野愚夫多此一舉也。」應元聽到此際，暗暗點頭道：「天誘其衷，應元得遇此公，想雲統制合當添一臂也。」當時與龐毅談起雲統制智勇雙全，才能出眾，手下一無弱將，制勝萬里，真是朝廷柱石之臣，你談我說，興會淋漓。龐毅又深羨畢應元際此名將屬下，真可大展才猷。畢應元又說些當此群賢際遇之時，理當少竭愚才，報效王國；便說到大丈夫乘時建業，休錯機會，因勸：「龐兄奮建暮年功業，追跡鷹揚。」龐毅奮髯而起，慨然應諾。當下一番暢談，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。看看夕陽在山，兩人俱不覺頹然醉倒。夜間，畢應元就在龐宅安歇。次早起來，應元因上任程期迫促，只得告辭，相訂一月之內，龐毅到青州府盤桓，戀戀不捨而別。

畢應元即由章丘東境起岸，不日到了青州，接理青州知府印務，謁見了雲天彪。天彪見應元儀表非俗，□分敬重，接談之下，異常投合。應元連日進見，一口忽論及泰安之事，天彪道：「總須審明秦封山形勢，然後進兵，方為上策。」畢應元便特表龐毅深悉秦封形勢，兼且武藝超群，提及路上如何得遇，如何捉豬婆龍之事。天彪亦甚驚喜，便教畢應元寫起一封書札，差一心腹官，齎了聘儀，持了書信，逕到章丘縣去聘請龐毅。

不數日，龐毅攜眷同了差官來到青州。差官去統制署中銷了差，龐毅先到知府署內見了畢應元。應元甚喜，歡談一回，便與龐毅同去見天彪。天彪接見龐毅，敘禮遜坐。接談數語，天彪大悅，吩咐內廳治筵相待，邀畢應元相陪。三人聚談，甚為投契。酒畢，天彪命送廣宅安置龐毅，又送衣服器具之類，甚為周備。數日後，天彪請龐毅進署，細問秦封山形勢。龐毅一一瞭如指掌。天彪大喜，便聚集眾將商議攻取泰安之策。忽聞人傳進江南家報到來，天彪慌忙拆看。看得未及數行，只見雲統制阿呀一聲，往後便倒。嚇得眾人目定口呆。不知為甚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